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十三

朝散大夫充荊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政宣上帙二十三

起宣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盡十二月九日
丙午

二十八日乙未韓離不陷薊州執奉使賀允中鎖之副使
武漢英髡而降之

北征紀實曰本朝與遼人文移皆在兩界對境謂之關
報金人滅遼河東代州如故事而燕山即我玉田縣築
一州曰清州以對平州相與通使人之正路也故其犯

中國先以關牒來代州茹越寨及啓封乃檄書是也燕山路清州則有我文臣賀允中副使武漢英漢英乃玉田縣巡檢

就時差充副使適至清州而幹離不遣人約曰邀使人觀打毬

二人者知其犯盟欲以其未過界無故事相會拒之恐

托是以生釁故勉而從之及至界則以是日舉兵矣賀

允中被鎖武漢英者武將頗黠幹離不愛之因得髡而

左衽常在左右謂此南朝第一降人也漢英降備見藥

師犯中國得人初不殺曰此皆我也行將至眞定漢

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況中國之人乎是

宜其不降今觀所擒獲者皆不殺然人安得戶曉謂如

某者使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幹離不大喜

乃多出榜文命武漢英出寨俾誘諭諸郡漢英用是得

出乃徑走闕下具以虜情告朝廷曰金人之謀深矣謂

中國獨西兵可用今以粘罕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絕

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幹離不一軍下燕山取眞定

直掩東都仍會於東都而後不遜也

蔡攸議廢安肅保信二軍復爲梁門遂城縣

安肅保信二軍蓋梁門遂城二縣也在太宗時建二軍

并保州犬牙相制易州以控西山之路國家沿邊獨此

最爲要害昔澶淵之役世號銅梁門鐵遂城者也及警

報既密蔡攸懼動外廷之議惟務遮護方示人以閒暇
乃謂祖宗昔以二縣建安肅保信者所以制扼易州一
帶今既得燕山而景薊爲外藩則安肅保信在內地無
所用之當廢復爲縣是歲十一月二軍遂廢人情罔不
惶惑軍營移徙樓櫓毀棄之際適會幹離不旣下燕山
以大兵入界於是安肅保信莫之能禦大凡失謀可怪
而資敵之跳梁者類如此

十二月一日戊戌馬擴回自太原

茅齋自叙曰馬擴歸到太原府宣撫司以往來所歷事
節答語錄呈貫大驚曰金人國中初定些小人馬在邊

上怎敢便做許大事僕曰某去年雲中回便以此事覆
大王勸大王三路摘十萬兵分統以壓助常勝軍乃是
預知此意在任邱縣論金人已擒天祚事保州所申乞
急備邊於京師又勸大王提十萬兵出壓境計議交割
皆某預知此賊深懷張覺之憾爲契丹亡國之臣激發
必生不測之變大王皆不信之擴觀事勢必乘我邊面
無備踏足走入來大王急須作隄防貫云我自得爾茹
越寨所申條畫事件即行下太原真定中山河間燕山
府路令分定策應牽制路分及令郭藥師排辦軍馬出
城下寨今若合太原府路軍民兵義勇膽勇義勝軍等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三 三
須有數萬人我已令發膽勇人馬上邊更令李嗣本於
代州近城踏屯十萬人寨地昨又曾擺拽耀兵莫他得
聞如此聲勢亦未輕易入來也

三日庚子粘罕使王介儒撒盧毋充使副來宣撫司

馬擴歸次日代州關報金國元帥府差使副撒盧毋王

介儒來宣撫司差機宜宋彥通充館伴出所齎軍書說

納張覺渝盟等事及傳粘罕已興兵意極不遜貫亦厚

善待之答云許大國事且須商量何故便有此事語撒

盧毋云軍馬已起更商量甚的介儒云若是急著手脚

好商量時也須較得些貫云即令館伴去說話有事但

見諭足可相應撒盧毋等起歸館彥通詢粘罕國相輒
言舉兵之意例也撒盧毋云兵已起更不須商量元帥
國相軍馬自河東路入二太子軍馬自燕京路入更不
殺戮人民只是傳檄撫定彥通答云兩朝許多時講和
更便不通些耗便起兵來是甚道理介儒云只爲貴朝
失道理所以致得如此僕答云兵器凶天道厭之貴朝
吞了契丹許多國土亦藉本朝聲勢方能盡滅之今一
且不顧已前契義誓好便先舉兵不道南朝許大世界
軍民事力若朝廷省悟畧行更改怎容易近得不過虜
掠得近邊些小民戶卻日後干戈幾時定得撒盧毋云

元帥國相若怕貴朝事力時卻不敢便入來也如今檄書將次到來承宣亦須見俚介儒云事已如此自家懣這裏鬪口做甚承宣若能勸童大王急行奏請只且割卻是能報國也僕答云此談何容易看來貴朝聽狂悖之議卻把本朝做破壞契丹看待但恐後來自被禍患不小耳撒盧毋笑有自得之色彥通同僕出館歸宣撫司具告童貫貫驚愕令彥通與僕列銜供狀連夜備奏貫與參謀宇文虛中機宜范訥并王雲宋彥通等議赴闕稟議

粘罕自雲中府起兵入寇忻代之境

當日代州關報金人來大軍與使人同發直薄馬邑而營

七日甲辰童貫議赴闕

童貫是日與參議宇文虛中機宜范訥王雲宋彥通等謀赴闕稟奏初七日早徹貫請太原張孝純并乃子機宜浹面諭當急赴闕稟議事已令劄送照會一面差官館待人使言本司來日便行孝純愕然云金人已渝盟入寇當在大王勾集諸路軍馬併力枝梧今大王若去人心駭散是將河東路棄與賊河東既失則河北路豈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三 五
能保耶且乞大王駐司在此共竭死力率眾報國如今
太原府路地險城堅人亦諳戰鬪未必金賊便能破也
貫怒目顧孝純云貫止是承命宣撫不係守土若攀宣
撫司駐此經營卻要帥臣做甚此是公職事且須勉力
貫到京稟奏即日便發諸路軍馬來策應使貫留此亦
兩無所益孝純憤然起退至機宜位中抵掌大呼云尋
常見黃面師做許大模樣次第到臨事卻如此畏懦更
不顧身為大臣當為國家捍禦患難一向只思走竄是
甚節操因顧乃子浹云休休自家父子與他死守
茅齋自叙曰是日擴見貫惑幕下謬懦之議若果退則

使粘罕知不出劉彥宗等所料氣勢愈張必難制遏遂
具一劄子論粘罕緣劉延慶軍敗繼有張覺覺之隙遂聽
劉彥宗余觀蕭慶裔輩語乘我邊面空虛乃敢渝盟兩
路直入然而見入賊馬不多全在大王乘機應變力為
措畫禦捍且賊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一則忌郭藥
師下常勝軍勇於戰陣二則忌河東河北兩路城堅固
守卒不能攻三則忌各斂兵民城守養銳不輕出戰四
則忌擇選兵將頭項遞相照應待其退回前邀後掩此
四忌也其一幸大王退避諸帥無統軍民氣喪不能更
相應援其二幸我不急就措畫河北河東兩路重兵遮

護根本其三幸我區別歸朝官不用上疑下懼自生變亂此三幸也擴觀河東路險多關隘人諳戰鬥賊必不能長驅惟河北路雖雄霸州至順安軍界有塘灤但廣信軍保州中山真定府皆是坦途萬一常勝軍有變燕山失守賊馬乘之定與太原長驅南渡願大王審度事機速移司入真定府與太原係鄰路足可相爲應援兼城堅糧多加以大王據之左右多西人慣熟守禦金賊雖入境決不敢率易南渡兵法攻者常自勞守者常自佚決可挫彼銳兵於堅城之下投之貫笑云許大緊急大事此公容易入議狀僕答曰大王任國家許大兵柄

不特於諸路雖天下亦視以重輕當此緊急報國之時在大王不得不勉之况交結女真恢復燕之事乃是大王經手今有此窟籠卻須大王與補了不惟在別人不知金人情僞不能補得兼不得使別人補了此言非特繫國家利害亦係大王一身利害乞大王深思之無惑衆人苟且之議貫陽應甚好來日且過真定府其實欲遁矣既出孫渥握僕手呼云吁子克柰何自此以往天下定見土崩瓦解適有關報金人已打破馬邑縣遊騎已至代州城下僕以劄子草示渥渥云若能如此行之則何以加諸第恐後著耳次日諸監司見僕皆稱云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三 七
聞廉訪請大王守眞定議論妙甚僕謂兵家貴知已知
彼不可見彼威勢便不顧已事力也儻大王一一肯聽
行之賊不足破也僕再見童貫稟宜早過眞定恐不測
燕山路軍馬事逼貫大怒叱僕云爾爲家小在保州故
要我去眞定只是要去保爾家小也僕心知是爲機幕
所奪恐懼欲遁乃答云大王旣如此說話是不思國家
患難緊急擴願隨大王入京然不忍大王失此名節掃
地爲眾人唾噲殺去也貫良久復云爾豈不知我隨行
無兵如何禦此大敵僕對大王若往眞定何患無兵不
惟諸處選刷儘有可用軍馬廉頗思用趙人如河此路

民兵足得調撥使用宇文虛中云向日燕山之役河北
人民往往舉城慟哭官員部押有自經於路者豈能比
廉頗時耶僕曰前日開拓燕山緣久太平軍民不慣調
發故有厭怨今日則蕃騎入寇孰不顧惜鄉土營護骨
肉此人自爲戰之時自當慮儻少加總統盡係死戰
之士貫顧僕搔耳云安得三萬人與馬宣事卻須做得
一拍僕答若大王果能付擴三萬人則便有十萬軍使
用於是差僕專往眞定中山府招置忠勇敢戰軍馬專
一統制

八日乙巳童貫自太原遁還

北征紀實曰金人之欲犯中原也懼我爲備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爲好辭以入我然諜報已詳而羣小但欲雲中不以諜言爲信畧不加慮甘其詐而已於是豫謀雲中守乃召聶山一日閱諸路奏報其中有曰范太師八月二十二日押軍器三千餘件到雲中府交納稱冬間要犯南界韓太師八月二十三日押軍器八千餘件到雲中府交納稱冬間要犯南界時金人欲犯界遣我小使來小使者非天子朝廷之使故曰小使舊無此自開邊有之乃粘罕遣人使賈者也謂張孝純曰欲見童大王孝純詢其事則曰莫是要交割雲中地於是孝純喜即馳報上童貫遂亟行時宣和七年

冬也貫未至太原而孝純先俾其屬同小使迎貫於真定小使及見貫則曰中國違盟本朝方弔民伐罪國相二太子出師不可當也皇帝煞是怒耶君們正念兩國生靈煞是不欲得故遣來約大王須是告他始得貫失措不敢詰黽勉至太原又倉皇發小使詣闕下貫亦因遁還粘罕兵已入境破忻代矣

茅齋自叙曰十二月初八日僕與宣撫司同離太原貫南歸僕東過真定途中寫畫一急切事務申貫一乞人馬甲令委州縣取破碎舊甲併工聯緝無慮日成數百領月旬之間則足用一乞戰馬數內選擇可得千疋一

乞委逐州各招忠勇敢戰人擇官統率互相應援將歸朝人有武勇者激勸編之行伍行使爲前鋒將其家小移近以南州軍厚加給卹一乞將陝西五路精卒取徑路發赴河東河北使助守禦一乞摘那勝捷軍一千人付某充衛兵以爲招置軍馬之本一乞不測虜人南渡邊防失守則循唐故事奉大駕入蜀委一大臣留守京師以圖恢復貫書報皆從之

粘罕犯朔州漢兒開門獻之又至武州漢兒爲內應遂陷朔武二州長驅至代州漢兒又擒李嗣本以降

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軍等皆山後

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萬餘人官給錢米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支使久之倉廩不足以饑而怒出不遜語時我軍所請皆腐餘亦怨道路相逢我軍罵辱之曰女番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番人也吾誅汝矣漢兒聞之懼其心益貳俟豐且發至是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岫先將兵出援太原圍城旣旬餘漢兒開門獻於金人旣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代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

李鄴上書請奉使請和

北征紀實曰初未內禪時貫歸後金人有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天子遂劫以小使之禮大臣自見之於尙書省廳事昔未有此也小使禮見前註中纔就位遂大不遜曰南

朝違盟

云

且言皇帝煞是怒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兩

路而入因有弔民伐罪之語白丞相時中李丞相邦彥俱失色皆不敢答又云國相與郎君以兩朝生靈煞是不欲得須是告他始得諸大臣方就共請如何告緩師是使人因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爾大臣又失色不敢答遂議厚其禮而遣行時有李鄴者上書具論強敵之情偽丐請奉使議和上大喜獎借甚至鄴丐金三萬兩

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甕二各五千兩命書藝局銷鎔爲牌子遂授鄴令去

九日丙午粘罕兵至忻州

知府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逆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入城

粘罕至忻州至石嶺關把隘石嶺關義勝軍將耿守忠叛

以關降賊粘罕遂入圍太原

義勝軍皆遼人如常勝軍也

粘罕將至石嶺關尤險隘大元帥張孝純謀以守關之人或曰冀景可於是命景辭以兵不足孝純命王宗尹統官兵敢勇把關又命歸朝人耿守忠部兵八千人助

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懼其後而襲之也守忠行至忻口反回云守忠所部盡是步軍若借得敢勇家軍馬則金不能犯關景等令敢勇人權借與馬既取其半或有不願借者而守忠兵恣橫彊奪不能制馭景等覺有變領親隨人等棄關潛走守忠至關果啟而獻之景聞守忠叛不敢歸乃走汾州

節要曰粘罕自雲中向懷仁河陰

縣名

將寇代州之境嚴

戒部伍整肅器甲慮家計寨難取

乃代州控拒絕邊之所也

乃分兵

由胡谷寨入焉謂其徒兀室余覩曰今日至代州與南

軍必有數戰不無勞力其餘可乘勝破矣既行越家計寨至代州並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命於賊忻州石嶺關聞風皆叛於是賊眾如入無人之境直寇太原粘罕始有易中國之心矣

秀水閑居錄曰契丹將亡有劇寇董龐兒者據雲中代

州副帥王機請招納久之不至金人既逼始歸款朝廷

以十數萬眾來附賜名才後更姓曰趙名譙以承宣使

俾居河東計口給食數年間蠶食邊儲倉廩一空其徒

散處諸郡屢謀竊發宣和末金虜犯邊首亂晉州即叛

去河東失守如此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十三
幹離不犯燕山郭藥師叛降率常勝軍以迎之

許採陷燕錄曰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金人犯檀

州陷之二十八日早燕山府始聞藥師斥是日又陷薊

州郭藥師已屯兵東郊者二十餘日保和殿大學士蔡

公靖往見藥師公時爲安撫使既回曰汾陽似有懼色十二月

初二日藥師欲迎敵余力於蔡公處言且令郭公依城

下寨可遣張令徽劉舜仁偏師以往郭公之去使之勝

益驕不可制不勝則一敗塗地燕山大震矣又古北口

泊居庸關或可以窺燕虛實蔡公未以爲然翌日復謁

藥師余以片紙小書復達此意託公子松年因家信奉

呈已而鈐轄李振見余亦言此而蔡公不敢留藥師云

他已作去計是日蔡公出金帛大犒軍而後行初六日

至三河三河者縣名在白河之西金人已在河之東疑

藥師軍未敢進藥師之兵戈甲鮮明隊伍整肅是夜分

後藥師率人馬並進色未辨已渡白河而金人初見藥

師軍亦懼二太子幹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

即犯藥師軍藥師不意來犯軍稍卻是時兩陣東西相

對藥師從南面往幹離不與令徽舜仁適相值藥師乘

銳東去鏖戰三十餘里金人已北而令徽先自遁幹離

不力追之已而舜仁亦遁藥師獨至金人寨凡數處竟

無火以焚其壘或謂藥師曰頭重矣藥師遂回初藥師硬軍三百人所餘一百二十人而已其他軍可知時初七日申時也余同蔡公諸人登東城望白河白河去府八十里而塵埃如雲氣遍空不可辨良久令徽至已而舜仁至抵晚藥師亦至三人者頗沮喪互相詆誚是夜把東北門者刺史臯賁也乃陰遣人告幹離不開門爲內應仍云不知太子要生郭藥師要死郭藥師已而汾陽知之謀皆出令徽舜仁也遂令儒林郎王樞草降表云待時而動動靜固未知其常順天者存存亡不可以不察又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偶遭百六之運又云亡遼

無可事之君大金有難通之路又云宋主載嘉秦官是與念一飯之恩必報則六尺之軀可捐雖知上帝之是臨敢思困獸之猶鬪又云昔也東征雖雷霆之怒敢犯今焉北面祈天地之量並容辭多不記是日晚畧聞常勝軍欲變余言之蔡公頗以爲疑而運使呂頤浩力勸蔡公棄燕而遁廉訪梁競極力助之蔡公以問余余曰大學是守土臣豈可比他人自當以死守之兼大學率諸人同行各有眷累今南自盧溝敗軍滿野此曹無以洩發甯知不要我歸路乎公曰靖之意正如此是夜頤浩競輩互以言熒惑蔡公而安撫司勾當公事吳激者

遂進退保之言頤浩競勸成之余曰唐室之亂如李郭諸將曾有退保者彼各提重兵或以此地此地未便或就水草或就地勢若燕山乃公所治之地激之言非是萬一熒惑令公行他日必有以公先動爲言而賣公以自售者不可不察也又聞常勝軍如欲附賊彼知公劫眾以遁藥師輩因以藉口公之罪曷所逃也蔡公深以爲然頤浩競輩乃愠見於色賴蔡公天資忠義不然遂爲二子搖奪使蔡公果從頤浩等言率眾南奔是投之死地爾蓋常勝軍泊鄉軍之敗盤泊蘆溝涿州之間積怨無以泄其怒虜掠殺滅者莫知其數使果遂其行豈有噍

類乎是戰也常勝軍與金人殺傷畧相當金人亦不知所以勝而常勝軍官有密輸款者由是藥師遂不能振而金人益張也初八日申後藥師乃召蔡公呂頤浩李與權沈瑄等議事至則執之蔡曰相公欲負天子耶引佩刀自決爲軍官奪去已而藥師同諸公就坐乃曰藥師實不得已不能與諸公全終始之義遂掩泣由是諸人皆留藥師家是夜三更後火作常勝軍食糧敢戰等軍四散劫掠初金人犯順蔡公令守城卒上城雖諸廳當直人軍法從事由是畏法者盡遣之而不畏法者自若也初八日晚蔡公乃差薊州逃卒分俵諸廳都未能

變其面目是夜兵火作此卒肆行劫掠雖鞍馬之類頃刻無遺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十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十四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政宣上帙二十四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日丁未盡十五日壬子

十日丁未斡離不陷燕山府

陷燕錄曰十日金人立旗幟至十二日斡離不邀蔡公

已下官曰於毬場相見令東向拜傳言曰大金皇帝赦

大朝官乃議與斡離不相見之禮公曰本朝之禮羣臣

見皇太子旅拜太子答拜金國與本朝講好累年靖等

視太子猶本朝太子也傳言者曰大學拜于階上餘官

皆拜於階下，太子答拜兩拜而止。明日，幹離不蟾目國王王^納蕭三寶奴張愿恭來謂蔡公曰：「二太子言：今破燕得一賢臣欲用之，如何？」蔡公對曰：「靖爲天子守燕山，已壞了；金人得靖安用之也。又待將金國壞了，耶愿恭曰：大學豈不知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乎？」蔡公曰：「百里奚愚於虞者以虞不用耳，靖蒙天子擢用致位兩府，非不用也。今已將燕山壞了，所謂愚也。金國得之安用？」^納等大笑。又曰：「二太子言：大學之身已屬金國，會得否？」靖曰：「靖之此身實屬金國，生之殺之皆在太子。然靖之心卻不屬金國，靖心在本朝，豈太子所能制耶？」^納等亦

笑已而又曰：「太子果用靖，惟有死爾。」^納等良久乃退。十四日出宣和門外，蟾目國王令藥師取呂頤浩、李與權、沈瑄、杜時亮、陳傑以隨軍，初幹離不與劉彥宗、蟾目國王議欲取蔡公隨軍，已而謂彼難商量，遂已。十五日，幹離不大軍南向，是時涇州守郁中正爲金人所囚，景州守吳震由海道而遁，薊州守高公幹、倅曾訐率牙隊南奔檀州，守徐傑、倅黃文相繼亦遁，順州守林良肱、倅路擴趨燕山，涿州守葛達於此先遁，易州守黃烈墜城折其左足，人又折其右足而死。初，燕人本無思漢心，乃和洗侯益倡之，童貫、蔡攸輩和之。朝廷旣以爲然，遂遣馬

擴王瓌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契丹連年用兵及敗契丹以燕山府遺我皆童貫之始謀也由是金人輕中國謂有德於我故舛望焉遂致燕山之禍云余嘗思之失燕人之心者三致金人之寇者三童貫譚稹首惡沈瑄次之王安中詹度又次之何謂失燕人之心者三一換官二授田三鹽法換官失士人心授田失百姓心鹽法並失士人百姓心換官者初自燕山之朝廷又自朝廷之燕山復自燕山之太原宣撫司困苦於道路者相係也官司人吏又沮格之累年不能結絕此曹怨望往往遁歸平州將京師事體中國虛實一一報之劉彥宗彥

宗遂教金人有窺中國之意授田之事內則屋業外則土田悉給常勝軍而燕山土著洎平州遁還之人悉無居止生業而常勝軍所至豪橫四鄰不能安居此燕人之尤怨者鹽法舊虜中每貫四百文得鹽一百二十斤提舉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仍引其親舊密借官引令興販牟利上下通同如黃友張遐舉莫模陳陳念四之徒數十人於新倉枯河間絡繹成市是數人者本空手而來至此豐富有至巨萬者伾等賭博敢將通貨場錢一二千緡出九宋和合燕人以爲口實余嘗親見此曹自相

詆誚謂官有緡三千萬墮燕中是時關字司刀柄易倅黃
演皆同之何謂致金人之寇者三一張覺二燕中戶口
三歲幣張覺殺之事啟於詹度而成於王安中金人已破
平州獲上皇所賜張覺御筆書詔曰吾當與汝滅女真
洎得燕乃於藥師處取所賜御詔對之紙札一同此金
人所以怨憤也初宣和四年春金人既擁燕中戶口過
平州覺邀其歸大敗之獲金國宰相四人殺之戶口悉
遁還燕山後金人決欲得之而不能得所以至是也元
土地歸中國歲幣銀絹較之饋遺契丹者幅數足色額不
戶口歸金人逮遠甚彼國漢兒蓋有收異日契丹所得金帛者是所

以不可欺也余去秋嘗被旨差接伴金國告慶使李用
和王永福等至韓城取所與歲幣驗之誠爲紕薄又銀
亦低次遂具此意并幣五端銀五笏達之蔡公遂聞之
朝廷已而得旨莫州置勘焉於後三年間小使往來者
何啻數十人金人之爲詞者大率不過此三事而已安
中方且奏嘉禾生甘露降慶雲見童貫譚稹怖畏震恐
心知其非口不敢言遂緘默養成大患也蓋金人性本
貪婪每使人至京師回必訪其盛麗華侈北賊垂涎決
意來犯期在攘取况劉彥宗輩皆漢人各銜中國搆金
人破契丹之怨遂教其猖獗如此又入燕士大夫爲買

珠玉錦罽等物相高低至數十倍一日金字牌來令置
玫瑰一百斤歲以為例此惟一僧善造僧曰往日天祚
於春山秋山外以此擾民今又如此金人已得燕則鹽
法盡仍舊常勝軍屋業田土盡給前主燕人歸心焉此
譚稹沈瑄之徒所以誤朝廷不下童蔡者也

北征紀實曰宣和末金人謀入寇藥師亦點集貫既在
外惟仗藥師謂必能與之抗不足憂也故內地畧無防
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雍者得其通金人書
繳上之皆不省及幹離不以兵入藥師亦出師未戰而

張令徽先降先是藥師以城降朝廷寵異之藥師至自
以為功因忌令徽每抑之困於虜官而已

二帥亦以首降藥師也故不甚禮令徽由是快快
及凱還又留令徽備燕而以藥師來其後亦知令徽之
負氣不平始加之承宣使分蘄景俾領
之終不得其心矣故金人來而先降藥師因亦降遽

回燕山囚蔡靖等迎金人投拜是以中國束手無措初
靖揣藥師與常勝軍之情故常勸以忠義及知金人點
集將寒盟屢奏皆不報靖無如之何故因其出師乃餞
於野對大軍設案望闕焚香拜舞始語藥師曰對諸軍
在此今日之事相公豈可負趙皇恩耶願勉旃藥師亦
領畧然無益矣

沈瑄南歸錄曰宣和七年十一月臣以經制平貨職事
至河間府二十七日據燕山府鹽場官申金人擁重兵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四 三
壓壞鹽場臣至即時發馳北去十二月二日出涿州見
知州葛逢言金人已破檀州或勸之還次日行三十餘
里逢傳宣內侍張克_子愈于馬鋪言金人又破薊州執
接伴使及官吏其鋒不可當去必被執再三強拉臣回
臣與之食而告之曰某忝預一路使者之列豈可聞難
而回義當以死守定遂行四日至燕山府見蔡靖呂頤
浩李與權梁競議修城壁分布官兵同爲守禦之備七
日郭藥師張令徽劉舜仁領兵于白河東日午有人馳
報令徽先歸在東門之上臣與靖等登南城望之見兵
馬向西馳去靖率監司議事于南門內有人建言欲擁

取敢戰二千人開城門而遁靖曰此事且須熟議獨臣
以爲不可靖曰試與家中商議先遣骨肉南歸頤浩與
競取家屬在南門欲去靖與臣同歸衙聞靖告其妻兄
許探及其子松年今日眾人欲宵遁如何探與松年俱
曰不可臣直入靖室探與松年在側大聲告之以大學
爲守臣豈可聽衆人之語幸堅守不去之說大學以爲
然少頃使臣報漕司吏卒約一二百人直叩南門欲出
靖亟令臣使持刃止之曰敢有紛拏而出者斬_之久而方
定是夜臣宿于靖之學院八日早靖率監司見藥師言
昨日之戰藥師以騎兵大敗之追逐三十里金人走至

申未間回視步軍亦不戰以爲敗矣遂馳歸後聞乃是
令徽不戰先退步軍隨之爲金國太子所追直至潞縣
太子見其軍不繼亦向東而遁今且收拾軍兵入城矣
俟至城下兵出盡死一戰或不勝則擁兵而南以俟救
兵之至令徽曰大朝有兵來乎或對曰必無又曰糧可
運乎或對曰不能至頤浩曰師敗退兵古亦有之不若
至雄州以圖後舉令徽曰常勝家屬近十萬口在燕城
如何出得若率之去是速其亂藥師舜仁皆以爲然藥
師曰大學旣以死守藥師是帥臣亦當以死報趙皇其
餘監司要去者自去或欲告藥師乞常勝軍百人護其

家以出藥師曰常勝軍不可遣靖曰當以死守諸公如
何臣告以某聞難而來義不獨去惟有一死某與大學
同之遂同歸府視衆人猶欲遁靖與臣皆曰若監司帥
臣皆遁常勝軍以此爲辭而叛必有赤族之事臣又曰
走有生之道而未必不死守有死之道而未必不生與
權戲臣曰謹對臣又曰某雖孤寒今族中食祿者尙十
四五人若一身死於此則舉族可以仕如或不然則全
家不可復仕宦矣若出城之後爲金人所殺或常勝軍
執之回時其辱又愈甚衆皆無語靖大然之曰靖今日
得入忠義傳公膽大將身而來不畏死亦當附吾傳矣

午後藥師遣人請議事靖等至藥師居纔相見藥師言令徽初無戰意于金人已敗走出界矣令徽作降表盜用印使人追之乃回旦夕再至大學不得已莫且降否靖曰以死報君是豈可爲乃取佩刀欲自刺藥師與軍官趙鶴壽等急捉其肘眾軍官分散拽定頤浩欲出外藥師曰不須如是共閉於藥師宅內九日晚傳金國太子至城藥師率官遠迓之回言太子有令南朝官並不殺令出城降靖言旣就拘執何必更降見時用何禮數若少有辱屈必死靖告藥師靖若死舉家骨肉告相公縊死一坑埋之并戒子松年以不屈眾禱藥師免見太

子藥師言必要相見至十一日遣使人蕭三寶奴王_納張愿恭來見靖及諸監司云太子傳語切不要驚恐今日之事蓋緣南朝失信語及張_覺并納叛人歲幣享其間有指斥太上皇之語非所忍言靖答之以趙皇堯舜之君爲臣下所誤王_納云御筆所在靖曰安知非詐耶愿恭曰旣爲堯舜之君何故不知人靖曰知人堯舜以爲難臣從而助之曰堯舜尙用四凶至于罪惡顯著方同天下誅之此雖堯舜猶以知人爲難也王_納曰大學南朝之賢臣行將大用靖曰使南朝之臣各盡臣節乃太子之賜使靖等盡臣節亦所以勸金國之臣也愿恭

曰大金入燕得大賢人而不能用豈不見笑於天下要當相隨入汴次言及趙延壽留守之事意以此動靖靖曰如靖不能守燕正所謂大愚矣安可用愿恭曰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故用與不用異靖曰百里奚愚於虞不用故也靖一書生蒙趙皇帝不次擢用尹位宰執而不能守一路豈非大愚哉愿恭無以答遂退十二日使人來請靖與監司出南門外先議相見之禮云須望闕拜靖曰兩朝結為兄弟使靖等奉使以往亦當拜望闕而拜所不敢辭南朝執政見太子對拜百官皆拜而太子答拜使人先往與國王議國王先請靖相見云恐

去臣接

見太子不拜成煩惱

往見國王問論事甚詳但不得而知

靖出藥師曰大

學與監司拜於廳上眾官拜於階下靖猶未肯呂頤浩曰昔廣平王拜回紇於馬首請至東都如約有此故事靖曰若太子肯議講和靖不惜兩拜遂出見靖居前見監司次之眾官在後望東北四拜傳金國皇帝令赦罪又兩拜訖靖與監司升階眾官皆立階下導者令跪靖及監司不跪久之太子云且休呼靖使前不知問何事既退使王泐來傳語靖曰講和事將取文字來十四日國王來請靖及眾官至府及南門外令靖競留燕山差軍官押頤浩與權及茶鹽司勾當官杜時亮從政郎監

稅陳傑五人同行云前路要使喚或得州府留用餘官
並依放逐便令臣等歸少時與靖別告之其云自燕山三
年不謂與人如此相別前路使之招誘州軍或留以為
用乃瑄死所但盡死節守燕終始不忘者惟大學與瑄
大學他日得見主上當為某明之若某先得見亦然是
晚出門行三四日將臣等分在諸營頤浩國王營與權
太子營臣留守營時亮等都統營

北征紀實曰金人既得虜地因分兩道燕之東平營一
帶幹離不主之雲中之地西北則粘罕主之既欲犯盟
自秋冬探報甚密中外多不知也蔡靖屢密奏凡一百

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不以為實則乞賜重行編置然
終不報彼亦點集藥師亦點集金人之賀天甯人使還
送伴官奏至不得其人亦誤國迎合者謂藥師點集威聲甚振鄉兵

在道者皆全副披帶躍馬而行逼大金使人輜重車鄉
兵於馬上以槍直取其羊控揭之而去金人莫敢較又
有鄉兵遇金使者徑自前行使人行為之恐悚斂馬避道
於是愈益謂強敵之畏我而藥師之可倚也是年十一
月冬郊祀禮畢至尊纔下壇而犯界密報至十二月初
欲恭謝而大兵入界報又疊至皆祕之亦無他但日恐
壞卻恭謝其實懼內外觀聽爾宰相實不知也凡五日

報益急二丞相白特中李邦彥因共請奏聞燕山有急報至乞

降付外議之十二月九日也恭謝以是日而後畢此報

一出人情寢已惶惑矣然二相執政共匿之則又七日

外但見都堂聚議每抵暮而歸人頗疑焉及十六日報

童貫自太原遽回於是中外判然知為北方事作矣又

十有四日時已報郭藥師降金人羣小惡少聞知匿之

但曰藥師被圍方議降旨除藥師永清軍節度使燕王

張令徽郡王割燕地與之使世守然亦為無及矣

秀水閑居錄曰燕山初為金人所侵契丹金吾將軍郭

藥師率萬眾來附即授承宣使未幾殘虜號四軍大王

者遣人招之藥師不從表上其事四軍以兵來藥師又

擊敗之遂加節鉞專付兵柄三四年間所領常勝軍等

至十萬皆給家口食河北諸郡收市牛馬殆盡至四萬

餘騎朝廷竭力應副自京師漕粟之大河轉海口以給

之內地所遣戍兵初亦數萬人衣糧既為常勝所先皆

饑寒失所或逃或死不能久駐於是藥師一軍獨擅邊

柄藥師本兇狡叛歸雖久不改左袒日肆暴橫漸露逆

跡議者謂必復叛去不可獨任惟燕帥王安中副帥蔡

靖監司呂頤浩沈瑄黃翼等蔽匿之有張令徽者亦契

丹舊將官藥師之上至是反為副居常怏怏不平言行

乖惡藥師亦憚之宣和七年秋安中召還無所論奏但薦令徽遂除節度使至冬金人寇邊藥師率兵去燕城七十里與令徽分兵以禦之既接戰藥師猶與之馳逐令徽則撲鼓滅旂望陣而降大軍遂潰藥師馳還執郡僚并劫其家以降金人與之合從犯闕

金虜節要曰幹離不寇燕山之境其松亭關韓城鎮符家口石門鎮野狐關古北口把隘官軍望風而潰檀順景薊聞賊聲皆潰叛郭藥師出常勝軍屯於燕山之東白河以待賊金人至戰不利藥師以燕山降賊涿易繼叛女真本如禽獸不顧生死久處窮荒之地乍入富庶

之域爲利所誘所向爭先初非有拓地開國之志但欲殘殺以報宿怨虜掠以慰私心而已無何適當遼主失馭國人怨離無事之日不親兵革往往遇賊望風而潰及好亂之徒相率而歸者由是賊勢愈張禍心愈生阿骨打弄兵之始成敗未保惟恐失人苟得歸者莫不待之如親用之不疑樂則同處苦則先登攻守之計進退之理人人可得而陳之故利之至小害之至微無不聞焉尤得作亂之策者恣其虜掠不奪其所得故貪婪輕生之徒聞風四起多殺守將據郡邑脅軍伍以應賊以至渤海酋長大撻不也高永昌契丹副都統耶律章奴

耶律余覲亦率眾而歸之於是賊勢如大厦已仆洪流已決莫能禦焉先是遼主天祚數起燕雲之人遼東長春等路討賊自累戰之敗多為金人擄之不得西歸鄉里及金人於宣和五年驅燕山土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雲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擄失業之夫皆歸怨於朝廷及金人已立漢兒劉彥宗時立愛為偽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墳壠出園親戚之故愈勸賊入寇契丹舊臣降金人者如余覲諦里特離不稿里鐸刺盧達反乙信阿魯特可毛三寶奴九哥馬五耶律暉蕭慶王納括楊天吉蕭廷珪之徒已得用事又二

太子之妻余輦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粘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元妃各因間可入內外勸賊南寇陰報朝廷助兵攻遼之隙乃四來蕃漢烏合之眾蟻聚蠱起紛紜雜音未制猖獗之氣正銳犬馬之力未疲虜掠之路方起貪婪之心未厭上下汹汹皆欲入寇是時賊方以聚眾為急知附已者本非義合誠為擄劫若遽止之必生變亂又燕雲陷賊之人皆欲乘之西歸鄉里賊知勢不可遏故陷賊之人驅率犬羊假以平州張覺為名叛盟入寇時藥師所統常勝軍復乃遼水之人亦欲因賊東歸鄉里故金人之入寇也驅久勝貪忿之徒乘契丹報怨

之勢陷賊燕雲之人奮力以謀西歸藥師常勝之軍因之欲圖東去當是之時燕山之失其理必矣

又曰阿骨打既死粘罕專於軍事乃遣女真萬戶溫敦郎君蒲魯虎賽里郎君契丹都統馬五東寇居庸關以應之慮居庸關難取遂分兵由紫荆口金坡關入寇易州即出奇取鳳山治皇太妃嶺道以寇昌平縣則反顧居庸矣於是居庸亦潰彼賊遂入居庸初藥師之備金人也嚴於東北而弛於西何哉蓋東北乃金人來路也燕山之東以韓城鎮為界東北以符家口為界韓城符家口去燕山皆四百餘里幹離不既寇東北探騎潰軍

幹離行抵

絡繹而來燕得預聞之故藥師出常勝軍於燕山之東白河以待賊西則居庸關為絕邊去燕山無百里之遠但閉關而已更無他備不意賊西取居庸一夕寇城故預無警報而弛備焉設若白河之戰藥師苟能全勝追賊而東則西亦粘罕乘虛矣况戰復不利何以禦之幹離不既得燕山與粘罕分東西兩路以入寇

節要曰東路之軍幹離不主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虜人呼作東軍西軍東路幹離不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呼東朝廷西朝廷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四
十五日壬子韓離不自燕山舉兵南寇令郭藥師將千騎
爲先鋒

初金人疑藥師止令帶一千騎令爲先導導藥師辭以兵
少不肯行又益以千騎令云所過州縣不得擅行誅戮
藥師暗自帶數百騎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十五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政宣上帙二十五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癸丑盡二十三日庚申
十六日癸丑童貫至京師

十七日甲寅粘罕圍代州崞縣都巡檢使李翼死之

武翼郎奏差代州西路都巡檢使李翼麟州新秦人宣
和七年十二月七日金賊擁兵南下翼屯崞縣爲賊所
圍十一日虜旣陷代州則遣李嗣本降翼翼射卻嗣本
帥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九州人有異志翼欲圖

之未果十七日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賊入城翼挺身搏戰達旦以力不能敵就執僞相國與兀室郎君必欲臣之翼怒不屈與將吏折可與知縣李聳縣丞王唐臣縣尉劉子英監酒闔誠同被害始虜人以翼等徇亭縣遇崔忠於通衢翼痛詆忠忠掩面而遁翼臨誅南向呼官家者數聲迺絕宣撫司奉便宜黜陟奉聖旨李翼特贈武德郎

吏部員外續賢撰公行狀云有宋仗節死難之臣武德郎贈武義大夫李公諱翼字輔之宣和二年河東路司統制韓實辟充隨軍在陣將屯馬邑時朝廷方有事於

燕山朔州雖已定而土著數千人結連謀叛安撫使李嗣本檄委公彈壓至則陰索其謀誅其首惡十餘輩餘黨帖服是時金人新破雲中數遣使窺邊虛實有蕭慶者每來必臂鷹出郊公謂統制朱承慶韓實曰慶虜之大猾詭名飛放實欲窺我險易察其辭意將造釁端莫若先圖之此去雲中二百五十里若以精兵數萬出其不意一晝夜可至擣其脊膂則禍根可除會將官折仲安亦言金人無信不若先討之承慶韙其謀備陳於大帥張^{孝純}純大怒且謂兩國方講和好輒敢妄議欲啓邊釁左遷雲中等一副將駐軍甯化軍公又陳便宜不合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一
遂改差代州西都巡檢使後金人叛盟承慶曰李折二
公何先見之明如此追咎孝純不從其策飲恨發疾而
死宣和七年二月金人大入圍崞縣遂破代州安撫使
李嗣本降金人遣嗣本招降諸縣嗣本遣部將臧份即
城下說諭公厲聲叱罵嗣本抽矢射臧份中馬即仆份
等遽退公謂所善將軍官折可與曰與公同守此城當
盡忠節以報國家時朔州孫翊及將官折仲安引本部
兵屯陽武寨陰以文字相來往公建議以謂石嶺關太
原之襟喉天險崇峻若守關旬餘則太原可以聚糧徐
俟四方之援賊屯兵堅城下勢當狼狽必不敢長驅而

南二公深然其計復以蠟書招公亦以前議告折可與
欲分兵趨石嶺崞縣居民俱號泣馬首遮道請留時可
與弟可存路志行知縣李聳縣丞王唐臣監押張洪輔
縣尉劉子英監酒閤誠義勝軍統領崔忠同被重圍獨
忠本燕人歸國朝廷待以不疑俾將燕軍公俄聞張孝
純以歸朝官耿守忠守石嶺關仰天歎曰是人烏足託
耶國家大事去矣援兵不至謂縣官曰崔忠漢兒貪利
苟生豈有忠節可與共守萬一內變豈惟上誤國家吾
屬亦受禍矣不若先事誅之眾默然惟折可與然其說
知縣李聳云崔忠頗忠義試與熟計守石嶺關利害公

曰若告崔忠詎肯從我既而忠果不從且與折可與爭
掌門鑰可與曰公歸朝官恐民生疑忠曰我乃官長爭
辨移刻不決公忿然奪鑰毀折之曰既與諸公盟爲國
守城何必爭此解圍而後啓關紛拏始定明日崔忠集
邑僚議事張洪輔曰聞義勝軍欲爲內應如何忠曰豈
敢容手下人反忠曰帳下拔所佩刀刺洪輔殺之公遽
取部曲所執搥擊退叛兵亟尋忠已避去遂登城守禦
已而忠果引賊人入城焚樓櫓劫居民血戰自暮至旦
力窮被執方城未陷前一日公遽以四事囑其子宗周
曰我不能苟活從僞聞代州史安撫突圍戰歿將官畢

漸罵賊自刎我死汝謀歸鄉里訴於朝廷使吾死節不
泯則後世謂吾爲有宋之忠臣而吾謂汝爲孝子矣他
日朝廷卹典推恩可令汝伯父遺孤受之汝繼母攜重
貲嫁吾未幾月吾以國事豈能顧戀汝當侍奉如親母
設不幸陷虜勿相棄背吾死汝能返骨營葬先壠使得
奉先人於九泉死復何恨公之被執也粘罕兀室好語
諭公欲更授北官公詬罵不屈兀室復遣說公曰我欲
取天下彼一小縣敢抗大軍我亦喜忠義未欲殺汝等
但一言相順特與免死仍舊職任汝等便可拜也公謂
折可與曰不可食前言與公死生共處遂復罵二酋曰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一
我南朝臣子以姦賊內應致城破被擒殺則任殺豈肯
拜汝番狗耶譯者意欲相全又以甘言誘公公裂眦戟
手指呼粘罕兀室曰不幸被番狗搶辱我豈苟生者可
與亦曰我八葉世守之家甯肯負國敗壞家聲無知畜
類不若亟殺我羣胡憤悱持梃紛擊公傷額可與損一
目咸拂膺謾罵愈甚二酋歎其守節復諄諭曰汝等本
皆合死念汝等忠義姑欲全貸尙敢肆惡言罵辱尊貴
大人公曰若手有寸刃我當殺汝豈特罵耶賊知終不
可屈乃驅狗崢縣入城遇崔忠於通衢公大罵忠忠掩
面走公被害之際猶囑守者冀少緩儻得南向望拜死

無所恨守者不從但轉頭南向呼官家者數聲曰臣忠
力不效不能剪滅此賊以報國恩至死聲始絕餘官吏
俱被害獨折可存路志行得免其家沒入於虜後詔述
公忠烈付史館

十八日乙卯粘罕兵至太原知朔甯府孫翊來援戰敗被
殺

封氏紀年曰粘罕兵至太原知朔甯府孫翊來援兵不
滿二千與金人戰於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
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力乏乃復戰數日
五兵皆盡爲金人所殺

粘罕屯太原北陳村既敗朔州守將孫翊於太原城下又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

節要曰孫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既至太原反據雁門翊自朔不得入遂由甯化寄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粘罕忌之翊之離朔旬餘之間朔以守降於賊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翊軍變翊方戰爲叛徒害之歸賊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眾自府州涉大河由岢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賊據關不克進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交城遇粘罕之眾大戰移時可求遠

來新至勞逸有間故致敗績嘗謂賊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而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竭醜類寇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皆邑名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

在府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且仍皆坦途別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麟武朔之師併力以擣雲中時粘罕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其所留防守之人皆老弱而已如聞攻其必救之地必倉皇釋太原以救雲中於是時太原張孝純王稟之軍自可從而襲之使烏合利聚之徒致後顧前憂之地自生變亂必然之理非惟

太原得解賊巢亦平，又且新邊之兵，可張我勢而安羣心。此歸敵於人，轉客爲主，故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何翊與可求見不出此，止務先到太原爲功，殊不知近擣雲中，遠救太原之要也。而復遷迴山險，人疲馬乏，反爲彼賊以間離之，以逸待之，宜乎身死軍覆，無以成功。所以詳論此者，蓋太原之圍，乃中國禍亂之原也。苟使當時粘罕失意，則東路幹離不氣，亦喪矣。如幹離不喪氣於東京，亦未敢復寇河南。朝廷自可從容爲計，止因太原被圍，朝廷區區幾年救之，何暇治其他哉？至太原之陷也，踰月之間，賊已南來，國家之力已困於河

東矣。將士之氣已沮於河東矣。故京城所以失援，臣由是惜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封氏編年曰：知府州折可求，并軍馬使韓權，知晉甯羅稱延安府路，援兵劉光世與金人粘罕大戰於太原之交城。自早至日中，勝負相當，而我師等各據分地。隅至日中，金人兵忽自可求寨後開生山而出，劫其家計。寨劉光世望風而奔，可求乃潰。羅稱韓權死於陣，自是河外兵將十喪七八分。

夏人陷天德雲內河東八館等地。

初粘罕遣撒盧毋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一
兜答廝刺

虛韃切

曷董野鵠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河

西金肅河清二軍約入寇麟府以牽河東之勢至是夏人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以應粘罕之約盡陷其地

斡離不攻保州安肅軍不克

東

十九日丙辰下詔諸色人獻利害事

詔曰河北燕山邊面事理宜詢訪利害選用人材特許文武臣僚諸色人經尙書省投狀自効并獻陳緊切利害是時朝廷知金人長驅兩河故有是詔

二十日丁巳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餘依故事付翰林草

制非左右大臣建明出自朕意

沈瑄在路上和議書於斡離不

南歸錄曰二太子初告蔡靖以講和事請將文字來靖既留瑄恐中輟遂草一書與太子云某謹獻書皇太子麾下某竊謂天地之德可謂大矣而孔子以一言盡之曰生而已伏惟皇太子親擁兵以責不信自入境來不殺一人不取一毫河北之城守而不下者察其愚衷未嘗逼而攻之眞體天地好生之德也趙皇聰明睿知聞於天下特用事之臣有以蔽蒙之其不信之罪固有所在唐堯昔之聖帝也猶且用方命圯族之繇至於九載

績用弗成然後殛之於羽山成湯昔之賢君也其臣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趙皇之德過於堯湯豈不能殛鯀而改過哉况我太祖太宗以揖讓而取天下雖類功成而亦不誅戮繼之以真宗仁宗純以仁義治之德澤在人也深未易動搖趙皇又安肯遽舉河朔而遂棄之亦須聚兵而一戰勝負姑置不論然勝者豈全無殺傷之害特有多寡之異耳而况於負者哉兩國之兵各盡死以忠於國而使肝腦塗地非皇太子入燕之初所以諭人民之本意也某欲精選輕兵十騎隨某先馳至汴親見趙皇臨遣大臣前來軍前計議多少金帛以犒

將士更增歲幣以重和好亦大金皇帝無窮之願豈不美哉如以為然願速行之或以為不然即放勅令不用使留之軍中無益也十二月十九日書上當日在安肅軍門外說與監守官軍等欲獻講和事眾人皆云甚好如此則花又不損蜜又得成遂問隔營一軍官借得一筆硯及毛頭紙三幅燈下寫了次日投不得因馬上見頤浩以書與之令達國王也

二十一日戊午下罪已求直言詔

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託身士民之上二紀於茲雖兢兢業存於心中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姿藉盈成

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
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成
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商摧已盡而
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得而冗食者坐享富貴
災異屢見而朕不悟眾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
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害政凡茲
引咎興自朕躬庶以少謝天下譴怒之心保衮祖宗艱
難之業慨念前此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
應天變行之未久奪於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
令不信士氣銷沮今日所行質諸天地復後更易何以

無金字元為神二字
疑原書完字

有邦况當今急務在通下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
之士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
敵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
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
各率師募眾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
常制其有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
事或出使疆外並不次任使其尤異者待以將相應中
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投于登聞檢院通進司朕
當親覽悉行施用雖有矢當亦不加罪所有下項指揮
立便施行敢有阻格仍以結絕為名暗有存留並當肆

諸市朝與眾共棄咨爾萬方體予至意
能花石綱等指揮

御筆手詔朕祇詔不圖撫臨萬幾顧德弗類永惟宗社
付託之重靡遑甯居維予兆民是爲邦本比年以來寬
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然奸吏玩法而眾聽未孚
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蓋緣任用非人過聽妄議興作
事端蠹耗邦財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
所不至使朕軫念元元若保赤子之意何以取信於萬
方夙夜痛悼念有以拊循慰安之應茶鹽立額結絕應
奉司江浙諸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採斫木植置造

局所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
修造並罷更有似此有害於百姓者三省樞密院條具
以聞夫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朕於吾民每懼仁愛之弗
至一夫弗獲時予之辜播告之後咸聽朕旨當日罷應
奉局諸路歲貢罷天王君聖主字爲諱罷講議司賣鈔
黃老兼經并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
係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廷用度減從官以上月糧
及罷諸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
椿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
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並依祖宗法

及上等上脫字

罷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花石
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防非危急
泛料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舊送朝
廷請照舊法施行更不得請御筆斷遣畫之大理寺同
城西所官吏等罷事歸延福宮人歸合屬地歸京城西
壁依元豐法修房廊良嶽宮官吏並罷延福宮寶籙宮
官吏並罷依上清儲祥宮法施行擷芳園所罷並歸龍
德太一宮專法所擷景東園官吏人物並罷地歸京城
所西園撥屬京城所瓊林宜春苑所並罷並依元豐官
制歸所屬保壽粹和館官吏並罷宮人依舊法尼寺養

病地歸軍器所並日下罷

斡離不攻中山府詹度禦之攻之不克

二十二日己未除宇文虛中等指揮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宇文虛中除保和殿大學士充
河北河東宣諭使其請給人從依見宰執例施行不得
辭避日下受告又奉御筆應內外紫衣師號並特旨等
度牒並仍舊給降又奉聖旨王永從願自辦本家糧食
斛百萬石措置赴闕體國助軍宜加獎擢可先次與轉
一官候措置搬運足辦取旨不次褒擢三省樞密院又
奉聖旨姚古差充京畿輔郡兵馬置制使兼都統制王

蕃除寶文閣學士充畿輔郡兵馬制置副使兼都統制
陝西刷兵令王蕃限一日選官具名申尚書省
謀南幸

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斡離不為帥寇燕山
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所謂二太子者是
也其一以國相粘罕為帥寇河東李嗣本叛忻代失守
遂圍太原所謂國相者是也朝廷聞賊馬逼近使遣李
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
為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易置東南宰臣具舟楫
運寶貨為東下言上命所以踵前又有司已擇二十六日
跡以賜東宮

視開封牧事而二十三日會內禪矣

又曰初粘罕之犯境也茹越寨得虜之牒文及開拆乃
檄書其言不遜所不忍言貫得之歸而大臣議恐傷上
意而不敢奏時又議下詔求言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

也

貫奉命乃宣撫河北河東諸路及其遁也無上命而
遽還宰相樞府咸不能詰方引之都堂共商議下求
言詔又不召翰林學士乃用貫參李丞相邦彥謂不若

以檄書進用激聖意冀得求言之詔亟下爾二十三日
早大臣於宣和殿中以檄書進呈上果涕下無語但曰
休休卿等晚間來商量是晚大臣既再對於玉華閣而
宇文虛中與吳敏適亦請對上謂大臣曰卿等伺候引

虛中及敏對罷卻來相見虛中對次敏見遂及禪議上因留敏於外少俟復召大臣忽氣塞不省墜御床下近臣急呼左右扶舉僅得就保和殿之東閣羣臣共議以再進湯藥俄少甦因舉臂索紙筆上以左手寫曰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大臣無語又書諸公如何又不語耶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某其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謂吳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負朕可呼作詔禪位詔敏辭也時敏草詔入進上手指其後曰自此可稱予遂詔東宮來視疾至則大臣當榻前諭旨以御袍衣之東宮因頓首辭且謂之受則不孝矣舉體自撲終不敢當因亦得疾太上又命召中宮至同加敦諭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託汝也猶力辭上堅命立之是爲孝慈淵聖皇帝初敏見建牧自以爲未快必一切付之而後可時太上意切於避狄故敏適以是晚對因得進言促成大計謂必付託之重然後可去故太上尤善之遂內禪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十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十六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一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盡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戊辰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即帝位大赦天下

下詔曰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奠三萬里之幅員肆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劇春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矧今邊陲未靖師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望可大赦天下應赦

書到日味爽以前罪人除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赦其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証未結証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一應文官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合磨勘者仍不隔磨勘諸軍將校合加恩者並加恩內外馬步軍將士等並特與優賞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緋及十五年者並與改轉服色文武陞朝官禁軍都虞候諸班指揮使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父母妻並與封叙已有官封者更與封叙亡歿者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一應貶降責授官並與牽叙在外未量

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叙用已叙用者更與叙用一應流配人元係命官已經恩赦放還者量與叙用一應各追官停發人等并終身不齒及放歸田里并罣誤連累自來未敢求仕人並許於刑部投狀具元犯聞奏當議特與甄叙一應散官編管人等並仰所屬具元犯聞奏當議等第施行一應除名追官停發人等曾經編管羈管已放逐便者并許於刑部投狀特與叙用一應停降諸色人等未曾叙用者依例施行一應諸路人戶所欠今年夏秋稅租及送納錢物并自來倚閣稅物并與除放其鄉村逃移人戶并仰招誘歸業一應今日以前

天下諸色欠負并令逐處依今年冬祀赦書例疾速保
明聞奏今來邊事之際諸路州縣一應有合行寬恤事
仰逐路帥臣監司守臣疾速一面施行訖奏一應逃亡
軍人并與限一百日許於所在首身并與放罪限滿不
首復罪如初一應諸處有聚集盜賊所在州縣備坐今
來赦宥招誘歸業如願在軍者許諸軍內安排給與衣
糧一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五嶽
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
委所在精潔致祭近祠廟處并禁樵採如祠廟破損處
令逐州以係省錢糧修葺仍仰監司常切點檢毋致墮

壞一應赦書該說不盡事件委逐處子細看詳分析聞
奏於戲清蹕而朝萬宇敢忘不冒之仁繼明以照四方
宣布惟新之政更賴忠良協贊文武交修永孚于休同
底於治咨爾有眾體予至懷

吳敏除門下侍郎

詔曰朕恭承景命嗣守不圖永惟基業之艱難實賴股
肱之左右延登時傑進與政機增重公朝用勸羣辟朝
散大夫試給事中兼侍讀吳敏毓德和厚受才奇崛識
慮高明卓爾著龜之見器質靖重凜然柱石之資再踐
鎖闈屢直辭苑論事有回天之力視草有華國之文預

大議於禁中功歸社稷裁明詔於筆下意愛士民有茲不世之逢蓋亦爲時而出宜亟躋於近列以允協於僉言處東臺筦轄之司參四輔銓衡之任噫陳堯舜之孝悌是爲風化之先合皋契之忠嘉更竚訐謨之告肩一心以佐王室熙庶績以亮天工往即欽承奚俟多訓可特授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

种師道何灌除都副都統

保靜軍節度使致仕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六百戶种師道可特除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都統制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侍衛親

軍步軍都虞侯甯國軍承宣使管勾侍衛步軍司公事何灌可授武泰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副都統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五百戶手詔河北河東州軍

勘會朝廷與大金國元自海上結約積有歲時使命交馳權盟無間止緣守邊之吏不能恪守誓言容納叛亡致誤朝廷結怨隣國以至興師既往難追宜尋舊好除已遣使知會外仰河北河東沿邊州軍嚴飭守備使司務在持重毋得輕舉

二十五日壬戌斡離不陷慶源府

沈瑄南歸錄曰二十三日斡離不至慶源府忽見南方塵起甚高金人皇恐遽退三四里止國王遣人招瑄來曰爾先去講和因論講和事國王畧能漢語有時作番語左右有三四人是漢兒進士及第者時東京留守姓高是渤海人在側言與燕人無異問瑄云郭藥師言河北全無兵城壁皆不可守可以直趨汴京是否瑄言真定中山河間大名四帥府各有將兵不少又云前日過中山真定準備兵守煞好因何不出戰瑄云事出倉卒不可輕動又云南朝有兵八百萬今在何處何不迎敵瑄云散在諸路要用旋勾喚汴京左右約有四五十萬

黃河兩岸須有大兵守之必不可過又云南朝拆橋與不拆橋若拆橋是不要河北也我今日須要河北以河爲界瑄云燕山本中國地陷契丹二百年近歸中國以南朝法制之人心尙不服今若以金國法度治河北人必不安又云只付與南朝人歲納進奉瑄云與其與他人孰若依舊以白溝爲界增添歲幣其利無窮國王與留守相笑曰此人狙後問燕人云狙者不好之辭也國王云我兵勢如此南朝豈能敵趙皇莫走否瑄具言太祖太宗取天下以兵革真宗仁宗德澤在人已深趙氏社稷未必衰亂之時若果爲之必有英雄起國王曰你

告之曰

中國自相殺于我甚事，瑄曰：昔唐元宗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爲肅宗。眾皆曰：聞儲君甚賢，曰：皇太子恭儉仁慈，內外皆聞之，但不好奢華，不事嬉遊，皇帝之所不喜者，留守曰：此亦聞之。

十六日癸亥，詔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令守濬州。又詔步軍都指揮使何灌以兵三萬守黃河。

二十七日，斡離不陷信德府。

斡離不至，信德府見城壁不堅，守臣楊信功但杜門不出。師金人遂鳴鼓而攻，令呂頤浩等親自立觀，不移時，城遂陷。執楊信功等，出斡離不登城門，撫諭居民，城破。

郭藥師行儀一核

之初，先令金人并契丹行劫其金人所管地，分殺戮甚眾，而漢兒契丹等地分但微取財而已。郭藥師至信德府城外，不戮一人，或問何往，則云：我輩入京，素無反心，復來歸朝，人以為然，或依舊與博易者，殊不知藥師給我也。

二十九日丙寅，斡離不寨中言南使至，言趙皇內禪居龍德宮，太子即位。

斡離不發信德府軍中太史占帝星，復明非前日之比。頃之間，天子內禪軍中大驚，猶豫未敢行，恐南朝有備，意欲還師。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言汴京富庶及宮。

禁中事非燕山之比今太子郎君兵行神速可乘此破竹之勢急趨大河將士必破膽可不戰而還苟聞有備耀兵河北虎視南朝以示國威歸亦未晚幹離不從之決意長驅

南歸錄曰是日金人聞內禪皆驚幹離不謂太史曰爾前日言南朝帝星復明今來驗矣乃以金帛賞其術

臣寮劄子乞置四總管

臣寮上言竊見臣寮集議乞於拱州穎昌府開德府鄭州各置都副總管欲乞六曹尚書侍郎開封府同集一處翰林學士兩省待制同集一處臺官在本臺各薦文

臣可稱都總管四人內有議論不同許爲一狀薦舉以充其數奉聖旨依奏

二十五日臣寮上言

契勘金賊遊騎侵犯河北都城備禦決可無虞理當更強外援恐私自爲計各相顧望亦無任其責者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重外者宜假之以令將佐士卒官吏財用足以應辦今擇人分總四道各付以一面令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誅賞倉卒之際合從以衛王室連衡以禦狂虜不煩朝廷警急措畫可以指示相爲救援此今日之急計也擇之既精

待之既厚委之既專賞之既重彼若不捐軀以報君父則不忠不孝之罪天下得以滅之豈敢復有顧望哉謹條具如左一以三京并鄧州爲四都總北京帥總北道河北東路京東東路西京帥總西道京西北路陝西京兆秦鳳環慶路南京帥總東道京東西路淮東西路鄧州帥總南道京西路浙西路仍各置副總管使出則留守事平日依舊以四帥分總四道止爲警急率所部勤王差撥兵馬移運分糧令所部州軍各聽節制相援其餘事並依舊州帥府處幕府官屬依帥府差辟隨府置罷一合用兵並令所部州召募訓練以備差撥仍於所

差處不限文武官有才畧忠勇官統制合用錢糧并令所部州縣不限高卑選通曉財用官以遠及近遞趨移運別項椿管專充差撥兵之用奉聖旨依奏

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丁卯朔上御明堂受百官朝賀下詔改元勅内外文武臣寮等

朕光膺眷佑寅奉燕詒載惟菲薄之資獲撫盈成之運宵衣罔怠旰食靡遑發政施仁懷日靖四方之志經文緯武圖永康兆民之功式紀初元是新美號庶荷神靈之助遂臻華夏之和茂謹王春豈特遵魯史踰年之義適甯國步蓋將紹周人過歷之期自宣和八年正月一

日改爲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體朕意

秀水閼居錄曰宣和末虜寇已犯郊畿淵聖旣內禪時予爲都司詣堂白事宰相白時中謂予曰方議改元可撰數名予以凡年號須有主意今以何意爲主白曰當以和戎爲主予曰漢與匈奴和親改元竟甯是也然和戎止是一事昔唐德宗遭變議改元李泌以爲唐家最盛如貞觀開元宜各取一字以爲法本朝最盛在仁宗朝宜於慶歷嘉祐各取一字以慶祐名年則和戎在其

中矣中書侍郎張邦昌曰此論固佳但慶字頗類宮觀名額予曰自古以慶字名年者甚多中書舍人席益在

座曰祐字亦類元祐予因作色曰今外敵憑陵國勢危弱如此當不變政事純法祖宗柰何尙拘元祐之禁右丞宇文粹中曰公但見示文字遂退後數日乃改靖康先是上皇即位改元建中靖國諫官任伯雨疏諫以爲內難曰靖不當紀元譏宰相之不學此事近諸公豈不知耶然淵聖登極至都城失守十二月立康王乃今上受命之符自康邸繼統故也

范致虛上賀登極表

表曰帝出乎震夙膺主器之祥王次於春遂迓履端之慶天人協應夷夏交歡竊以受命之君莫大於創業垂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統繼體之主所貴於持盈守成念夫致王業之艱難是
知履帝位而中正爲人上若朽索之馭措天下如泰山
之安恭維皇帝陛下承八聖之不基檢千齡之寶運聰
明睿知得四海之歡心恭儉孝慈副萬邦之僉望故太
上欣傳於聖祚而千官喜戴於堯仁進當有大之符入
纘無疆之烈乘乾之健金行適應於庚申繼離之明火
德遂迎於丙午契宋興之首歲當炎運之昌期諒天心
歷數之有歸豈人事謳歌之無證惟東宮之毓聖德十
有一年宜南面而朝羣臣萬有千歲臣叨陪邇列阻造
天庭追懷昔玷於周行每瞻天表自幸未先於朝露獲

觀龍飛尙觀新政之行普慰蒼生之願

太學生詣宣德門隨百官稱賀復詣龍德宮起居

幹離不陷相州

詔中外臣僚民庶實封直言

詔曰朕聞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若古有訓朕甚慕
焉內顧眇躬獲保大器未燭治道若臨深淵思聞善言
以輔不逮應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裕國之方
安民禦戎之策詢於有眾咸極敷陳惟骨鯁是求惟藥
石是用毋或隱諱溺於導諛咨爾忠良竚聞正論至於
逆耳而利行朕當捨己以從人雖有過言必無罪譴朕

言必信眾聽無疑自今中外臣寮以至民庶並許實封
直言得失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附遞
以聞播告遐邇咸知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從官舉文武官寮內堪充將帥者

是日降指揮令從官舉文武官寮內堪充將帥有膽勇
者具名聞奏訖赴三省樞密院審察隨材任用若立奇
功不次獎擢所舉之官亦行推賞

二日戊辰鞞離不陷濬州梁方平兵潰焚橋而遁何灌望
風潰散走還闕

先是朝廷聞賊至遣步軍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

津內侍節度使梁方平將兵騎七千守濬州斷絕橋梁
據守要害賊至而河水合遂濟河方平懼不敢拒戰單
騎遁歸麾下兵皆潰散何灌度不能支亦收餘卒退守
汜水關賊躡其後比至汜水灌兵又驚潰乃引其餘兵
還至京師奏梁方平退走事朝廷以擾撓之際未暇能
治賊過汜水則鼓行而前守縣來報中外震動

靖康前錄曰梁方平到濬日與其徒縱飲探報不明御
敵無備泊及賊至乃始奔駭至橋南縱火而遁橋雖已
斷飄於北岸猶二十八虹賊少如葺遂濟河何灌見方
平奔走亦望風而遁是日飛騎報金人至以郭藥師爲

先鋒破濬州梁方平敗績已燒三山浮橋中外鼎沸金人初疑藥師自得濬州大用其說以黃河爲界要取金帛以至言京師富庶及宮禁中事皆藥師之謀也沈瑄見郭藥師藥師留食藥師自言今日藥師以二十騎先據橋南軍走過而爲藥師所邀遂不藉人兵焚橋而去擁入河者數千人常勝軍止傷三人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十六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十七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二

起康靖元年正月三日己巳盡五日辛未

三日己巳下詔親征

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忌付託之重爭非獲已師實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將士銳於敵愾夢卜兆於襲祥庶甯邦國之虞克紹祖宗之烈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眞宗皇帝幸澶淵故事疾速檢舉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一
幹離不軍渡河

是日斥堠報金人已渡大河刑部尙書蔣猷率侍從官請避狄衛士束裝已備李綱力諫止之

南歸錄曰沈瑄見國王國王曰南岸已無一人你來日須去到汴京金人尋得小船子十餘隻可載五七人浮水過者所損甚多步兵尙未至於上下流得大船遂渡驍騎至六日方渡畢其步兵始至而老弱者留濬州軍官謂瑄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輩豈能渡哉

太上皇下亳州燒香之詔

詔曰朕恭奉道君皇帝比以憂勤感疾禱於太清誕日康復方燕處琳館靡有萬幾之繁可以恭伸報謝今來就正元節前擇日詣亳州太清宮燒香朕祇奉睿訓敢不欽承其令有司前期戒具供頓儲億母或不虔

太上皇幸亳州

先是太上皇下燒香之詔太史擇初四日辰時啟行是日夜漏二鼓出通津門御舟東下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接續皆行童貫蔡攸朱勔護衛扈從車駕侍從百戶往往逃遁

四日庚午越王上表諫親征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一
臣奏聖慈都城內是自家社稷之地兼倉場在內萬不可舍去况有城壁堅固若聖心守之天地宗廟必降祐護若人主一出都城人亂宗廟亦不可保况西北兩蕃皆有人使在驛若人在出外內外相應如何保宗廟社稷况上出外糧草之類置於何處猝然取索豈無賊徒之變若堅守都城萬一有不虞之事亦不失社稷兼百姓皆恐主上出外更乞親御宣德門撫諭萬姓三軍尙未知主上聖明憂民愛君之意其新城諸門乞差得力能臣守護臣意逼切不避萬死
募敢勇死先鋒效命小勝

是日散小榜召募諸色人京城小民多有應募者又有諸路州軍幹事公人軍兵無所歸亦多應募於是戚里勢貴之家亦散榜自備錢米募敢戰助國

蔡條除知永興軍又改除任諒

北征紀實曰時方內禪大臣賸眊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決又都城新法城壁守具乃舊法樓櫓新法城面小而舊法樓櫓大大既不可施若截而半之則小又不可用雖有木植計工匠五千人一月方得畢時幹離不已報將至眞定矣城中既無將又無兵獨有健勇二萬復發從梁方平扼三山大河迤邐前去往往上馬以兩手

捉鞍不能施巧大凡倉卒如此不暇悉數太平之久人不知戰又不善守至於帑藏禮樂子女玉帛富貴繁盛異常黠虜嘗見之皆深所覬覦况以萬乘至尊豈宜與小虜所遣兩偏將角勝負存亡存孤城於無救之地且本朝建國用意與前代置藩鎮規模自異則外無重兵不可賴之季兄條欲上言昔澶淵之役虜人料天子必幸蜀因伏兵於殺澗道上適爲我兵搜出此虜人已陳之芻狗也然彼方謂我獨西兵可用誠是也都邑不可守藉守亦必破况天子不乘危且上兵伐謀今太上旣將南幸爲新天子計不若行狩陝西反據形勢以臨之

鳩集藩翰大臣數道並進乘我銳氣下兵以圖收復此萬全矣金人若犯都邑旣掩空城謀折氣沮無可得做而我在陝西鳩兵稍成就計已四五月則天時地利彼俱不得必引而去重載而歸可一戰破也都城爲患不過一火而已此疥癬爾雖恐殺澗道險懼有伏兵則可從南陽走武關入長安亦漢唐大路不過回遠比殺澗差數日間會兵而後鼓行此所謂從天而下也二十七日不得對至元日季兄始得對於延和殿當季兄待對殿閣時三人同班一給事中王雲一中書舍人張恣也雲方訟言大臣皆失措李士美謂那已失魂矣某問著

都不能答至今謀不定奈何今尙書來何所建白耶季

兄即以前說及之雲曰雲所以求對者正爲此告尙書

大家著力季兄見上上大然之曰卿可帥長安爲朕先

去鳩兵歛賦俟朕之來也俄雲亦上後不得雲所奏之詳然後來祿與條

在穎橋得鎮一見雲因及城守之事雲曰國家不過開元天寶事爾今郿城守致大禍者某人三人皆

對罷而上以季兄劄子手付大臣曰儵可日下換資政

殿大學士除知永興軍先去俟朕至是日晚又議遣差

排頓遞官大臣因共薦舍人席益召至福甯殿天子面

諭所以仍曰卿可先去大郡則諭以車駕親出可備五

萬人芻糧賞賜小縣則言大臣領兵撫師爾皆預爲之

備卿可置司於鄧州聞朕出即復來迎又使益自辟官

從南陽通金商路而益以待制安撫兩路便宜行事益

又奏無兼侍乞攜母氏先行天子亦可之謀已定矣李

丞相綱傳信錄其中亦具載淵聖皇帝當時事有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亦足以證紀實之不謬初三日昧爽飛騎報至太上皇始

有亳州太清宮燒香之詔乃改季兄使守鎮江時邦彥

主除任諒時病又在遠大率倉卒類如此

又曰初主上本自西幸陝右圖恢復以伐虜謀非避狄

也但當時大臣主出者各具計畫若膠柱而調瑟乃直

欲天子委棄宗族萬姓一旦輕戰而突去故大掣其肘

此乘輿所以不得行其主守者不識大體乃以至尊九
葉聖主使與凶胡卒長角勝負存亡而賭一擲所論唐
鑑但引明皇爛漫晚歲欲驅百官子弟與市里兒以當
祿山十萬曳落河實書生之談曾反覆思梁武帝之末
侯景破臺城之事可爲寒心蓋計已疏矣是可痛也又
內禪後太上亦嘗語上及大臣曰他人不知我知此虜
不可當也予既往東南教他皇帝去陝右下兵圖收復
及金人犯闕其謀於太上皇者本生不遜之志又料必
西走蜀且不意內禪故幹離不行過眞定聞知上下失
色而我不走反又固守太原適堅壁粘罕一軍固不得

下此皆虜罔測者幹離不獨孤軍乘虛而攔入宜乎姑
聽我而去及其後金人卒如初謀兩軍合趨東都而我
但蹈前轍莫有任國家安危之重責者故不克守是以
禍難大矣

任諒墓誌曰諒移帥涇原初朝廷將有事於燕山公慨
然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書貽時相其畧曰師直爲壯
曲爲老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日之兵其名安出哉然
旣聚四方之兵矣獨宜大軍壓境按甲不動下存亡繼
絕之詔耶律一宗何不支分而派別之使之散爲君長
視其強者而立之分爲五六在我有存亡繼絕之美名

在彼有瓜分輻裂之弱勢若捨此不爲棄可存之北虜
鄰崛起之金國難易百倍恐河朔易動難安之民情陝
右前出後空之邊患不可不慮也其他曲折尙千餘言
不報宣和七年六月輪對首論郭藥師必反願早圖之
無貽邊患上皇諭以藥師忠義必不負國公曰彼若忠
義何不經營北鄙分散常勝軍使其耕織以贍燕山今
乃集而不散使朝廷科夫錢遍天下此包藏禍心正欲
竭中國而後動耳是年冬金人寇都城詔公守京兆時
已病矣

除吳敏等指揮

吳敏除知樞密院事不許辭避日下供職唐恪除吏部
尙書令學士降詔乘遞馬發來赴闕翁彥國知杭州王
寓給事中別與差遣耿南仲免簽書李稅除同知樞密
院事日下供職劉阜民除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
李綱除兵部侍郎任諒差知京兆府盛章候任諒到訖
發來赴闕御史中丞陸德先除職與郡徽猷閣待制何
棨除御史中丞國子祭酒謝克家除起居舍人唐重除
左右諫議大夫王雲除給事中鄭滋除中書舍人司業
孫覲除侍御史盧益知東平府宋喚除徽猷閣待制添
差發運使王時雍除戶部侍郎蔡翃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鎮江府免謝星夜之任王易簡除資政殿兼侍讀

太學正秦檜論兵機三事

一金國興師乘銳深入河朔諸郡堅壁固守彼進有大河之隔退慮諸城躡其後師老糧匱情見力屈然猶桀驚不遜重有要請望斷以大義與其所當與不宜示怯以自蹙削如燕山一路是金國取契丹與之無害至於歲幣須令彼能制契丹餘種不為邊害方許以祖宗契丹之數竊聞仁宗與契丹結盟增添歲幣亦是與之論夏國事乞檢會參酌施行一金國遠夷俗尚狙詐今日遣使求和又復渡兵隨至恐是設計以緩王師守禦之

備望一面遣兵守備黃河仍急擊渡河寇兵使不得聯續以進一金國遣使所求甚大亦人情之常蓋既興師深入不肯示怯空歸如聞朝廷前日與之議三鎮事百僚不得預聞審如所議坐矢富強之地狄人貪心無厭得地而勢益強復不能保其不再犯邊今若與之議燕山及歲幣當須集百官入議狀擇其當者載之盟書示信坦然無疑蓋與所當與經久不渝一旦為苟且之計或多或少皆是失當終不能守

貶王黼崇信軍節度副使

是日尚書張勸并衛仲達何大圭等五十六人棄官而逃

是日行低一板

五日辛未尚書右丞兼知樞密院事李綱爲親征行營使
主管侍衛步軍司曹暲爲親征行營副使

李綱傳信錄曰先是上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即位有旨
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災章疏朕在東宮見
之至今猶能誦憶余敘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
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太上觀天意合人心爲宗
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粲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
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
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
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

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
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
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
增歲幣當告以前約燕山雲中歸國故歲幣增於大遼
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孰尚和好
不較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
之至於土地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
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宜堅勿爲浮議所搖
惑可無後難並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是時
聞宰執奏對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間余竊思以爲不可

因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太上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復有如都城者乎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一二又城內樊家岡一帶濠河窄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蔡懋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

顧問如何懋對以爲不可守余曰城壁且高樓櫓誠未備也然不必樓櫓亦可守濠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若使治兵願以死効第人微官卑不足以鎮

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尙書右丞闕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尙書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敘以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甯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稅副之余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

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將何補於事宗廟社稷且將爲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傑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變色降御榻泣曰卿等無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顧余曰卿留朕治兵禦戎專以委卿不宜管少有疏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稅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尙書省而宰執宿於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

翌日余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大常寺矣至祥曦殿側禁衛皆已擐甲乘輿徒御皆已陳列六宮襍被皆將升車矣余遑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以扈從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宗澁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有中道散歸陛下孰以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出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

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振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欄杆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叙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力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以是日余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暉副之

封氏編年曰朝廷聞金人據濬州何灌梁方平俱歸勤王之師未有至者大臣建議不一或曰河北人心已動脫或渡河計期必戰鋒不可當我師若出望敵必潰此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一
兵家所忌望陛下南渡大江或西奔關中集天下兵選將出師分兵四擊俾匹馬不可歸也或曰京城乃天下之本本既搖動何以支梧天下乎今京城雄師尚數十萬可以堅壁戒嚴收民清野使敵人攻不得前退無所掠師老氣沮俟勤王之師內外犄角使犬羊之羣羅拜請命李綱曰二者之論皆非所長昔者契丹擁百萬之師直抵澶淵當時若從避幸之請堅壁之言豈得天下太平百有餘年賴祖宗威靈社稷之福惟寇萊公堅欲御駕親征鸞輿既渡遂殄撻斃戎人喪氣遣使請和河北遂復今日之事與之同矣豈可緩也雖然紛拏終歸

李綱之議

靖康前錄曰是日李綱與宰執辨事於榻前時中等謂綱所言皆書生紙上語綱云時中等不信用書生之言至於此今日廷辨尚敢爾耶邦昌從傍力贊時中謂前此執政非不宣力綱云邦昌等素無才術雖盡力何補上欲依景德故事置親征行營司邦昌以綱不從其議皆謂綱可以任此事乃除綱右丞領行營司

又曰時白時中張邦昌皆欲邀翠華以幸襄陽上問宗社何如時中輒對曰招募英雄以圖克復自藝祖都汴垂二百年金湯之固器甲之利在所不言禁旅雲屯自

昔號爲驍勇比年以來外則童貫失陷內則高俅不招
刺軍政不修然比之勤王之師強弱自不相侔是日上
已至南薰門以青城排第一頓從官臺諫知此意者皆
京裝以待李綱力爭燕越二親王率宗室不騫等懇請
留駕夜分猶有索輦者殿前曹曦具陳軍情謂親征咸
願死戰巡幸即恐變生蕭牆自是方絕出幸之意

親征行營使司榜招募武勇人

榜曰親征行營副使司榜奉聖旨召募武舉子弟有才
武方畧或有戰功曾經戰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不論
犯罪已叙未叙及武舉有方畧智術及曾充弓馬手子

弟及諸色有武勇敢戰之人並許赴親征行營副使司
具告白陳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十七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十八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三

起靖康元年正月六日壬申盡七日癸酉

六日壬申行營輜重次尉氏李綱獻議城守罷親征以綱為御營京城四壁守禦使

詔詔今來團結軍兵捍禦賊馬如立到功效並當不用常例例特加恩賞多出文牒曉示軍兵

詔詔方今軍興應內外官司局所除留後苑作御前製造御御前生活所應副道君太上皇帝外其餘一切依熙豐

詔後又行均取核

法法令罷者并罷錢物并歸左藏庫送納二省樞密院條具具以聞凡罷五十餘所

閣門宣贊舍人吳革自關中帥師勤王入城

吳革初被詔彌旬未得對數與宰相唐恪計事恪不知兵不甚合革謂所親曰幹離不粘罕易與耳朝廷如用革策其來也可使隻輪不還有識者壯其言革屢陳奇謀當路者或可或否不得專制耳

太宰白時中罷相宮祠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

白時中制門下熙朝任相當嚴進退之規明主馭臣宜厚始終之禮惟時端揆翊我初元顧謀國之未臧肆推

恩而許罷特頒顯號用亶具寮特進大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慶國公白時中性稟中和心存愷悌早通經術藹貢薛韋平之聲晚被眷知居蕭曹丙魏之地方胡騎猖狂之日乃廟謨經畧之時排難戎亭懦弱訖成於無斷投閒眞館保全實賴於有容賜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上皇之元弼載閱春宮之舊寮特示矜存聿崇體貌錫隆名於祕殿畀佚仕於殊庭拓衍原田陪敦主賦於戲參朱邸之佐嘗克盡於忠規追赤松之遊尙永綏於壽嘏祇膺異數益體至恩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依前特進慶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

百戶

李邦彥制門下軌三光而遂萬物永資當軸之勳遜五
品而鎮四夷尤賴秉鈞之大亟頒庭號登冠台符起復
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兼神霄玉清萬壽宮
使李邦彥俊德明謨閱才遠器學貫天人而守之以虛
靜之量識窮治忽而發之以忱恂之詞蚤擢掄魁旋持
從橐嘉猷婉畫久翊政路之榮偉譽英聲浸亞宰司之
重粵從定策彌見竭誠日月增輝方奠朝廷之勢風塵
有警遽深邊鄙之虞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遺
算謝安之矯情鎮物足抗符秦李靖之料敵臨機何憂

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甯是用序陞宅揆之官進貳納
言之任文階峻陟并賦陪敦以彰體貌之嚴以示倚毗
之厚惟時所望非朕敢私於戲杜如晦長於斷謀坐翊
隆平之運姚元崇善於應變永扶泰定之期勉紹徽聲
佇觀丕績可特授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
宮使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

張邦昌制門下股肱之起元首庸聞舜帝之聲舟楫之
濟巨川備載高宗之命聿求雋望式贊鴻圖在咨考以
惟精顧登庸之敢後誕揚孚號明告治廷正奉大夫守
中書侍郎兼充神霄宮副使張邦昌識敏而器閎才高

而學博潔於行已保禮義廉恥之四維靖以立朝茂正直剛柔之三德粵登庸膺仕以亟進惟嘉猷成績之具存念天步之方艱憂民心之未定允資厭難尤賴協恭是用擢陞亞揆之崇進貳上台之重仍兼官於鳳沼俾亮采於龍墀併衍爰田申加貞食庸昭異數益示殊私以朕初載論相之明爲爾盛年得君之寵於戲救甯中外矯情當慕於謝安鎮撫邇遐守正宜師於裴度欽承予訓益茂乃誠可特授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宮使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

遺史曰是日渡河報沓至宰相執政之官方次敘遞遷欲以應非常之變識者以爲難

幼老春秋曰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爲銀匠惟喜與進士游河東舉人入京師城者至懷州必投其父罷工爲買賣幹置仍量資給以津送其行時人謂之結秀才緣父名浦以邦彥賞贈龍圖閣直學諡宣簡公邦彥性俊爽同學者服其敏而公然習下喜閭閻鄙猥事自號爲李浪子大觀二年釋褐第一人及第善事內侍故內侍多薦之累三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阿諛梁師成至是師成薦其才美風姿宣和三年遷尙書左丞以親喪丁憂遂起復方王黼爲相與邦彥不協邦彥陰結蔡默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八 四
及諸侍俾譖黼罷之七年拜少宰惟以諂佞取容畧無
建明喜謾善諛尤能爲市井鄙俚之語每以鄙俚之語
綴成小詞無賴子得之喧傳里巷邦彥嘗自言賞盡天
下花踢盡天下毬做盡天下官而都人亦呼邦彥爲浪
子宰相至是除太宰

王宗澆主管殿前司公事

王宗澆者上母皇后之親屬也上欲寵異母黨乃除宗
澆主管殿前司公事宗澆素驕貴不能任事自高俅領
殿前紀律弛廢既而國侵入遽命宗澆識者爲之寒心
焉

七日癸酉治都城四壁守具

傳信錄曰先是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
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準備差遣統制統領將
領準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
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正兩文臣自
朝議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
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
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
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預焉修敵樓挂羶
幕安礮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樞木備火油凡防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八 五
禦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司
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
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步
隊將等曰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有豆
粟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賴之以濟以後
軍居宋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馬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
城中以備緩急

韓離不犯京師

是日京城戒嚴城門晝閉令百姓上城守禦京城居民
男子婦人老幼相攜出東水門沿河而走者數萬遇金

人殺虜者幾半金人城外放火燒屋宇光焰燭天連夜
不止城中之人皆懷恐懼

幼老春秋曰京城承平日久富庶金人深入縱兵虜掠
故其下樂然而來既犯京師數百里內居人皆避之強
民乘勢十百爲羣路途邀截劫掠或詐裝金人者有矣
諸門皆閉守禦之具猶未畢集金人以大船乘汴流縱
之而下急攻西水門西水門上流先已設械於汴水之
中爲械所拒大船不得下城上矢石俱發力禦終夜迨
曉金人方退復攻酸棗門一帶渡河以雲梯倚城尙書
右丞李綱令諸班直以弓弩禦之殺死甚衆自卯及午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八
金人稍退始議與我遣使矣初得燕山地燕人有來京師居者軍民伎藝百色有之雜居坊巷中與漢人無異金人犯京師京城軍民呼燕人爲細作皆執捉送開封府無慮數百人開封府不得已皆收之後亦放還自五日至七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至城下

趙野除門下侍郎王季迪除中書侍郎蔡懋除左丞唐恪除同知樞密院事吳升莫儔權直學士院

李艷奉使回

先是十二月中旬聞賊馬逼近遣李艷借給事中奉使講和至是回盛言虜兵強盛曰彼金人之兵入水如蛟

入山如虎登城如猿不可敵也朝廷速宜與和然彼未肯從和再遣艷與李稅等行

靖康前錄曰艷先齎金奉使賊入吾境且貪且懼日行不過一舍又知聖上繼明伐其始謀有求和之義偶逢艷於趙之境上艷漏機知我弛備遂晝夜行一百五十里又曰李艷歸自賊壘盛談賊強我弱以濟和議謂賊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時人號爲六如給事

幹離不下寨於牟駝岡

賊馬初抵城下寨於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南隅

又曰在行低一格

地也岡勢隱隱如砂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孳
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郭藥師來朝命打毬於其間故
知可以爲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
幹離不攻城李綱禦退之

傳信錄曰是夕金人攻西水門以小船數十隻順汴流
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於城下
待船至即以長鈎搭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頓叉
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壘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
自初夜防守至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
報賊兵攻封邱酸棗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督將士捍

禦余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者
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依所乞自禁中至
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
城也抵城門方渡濠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
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至六
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驗認皆漢人首級也蓋擾
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即斬以徇因使號令如
獲姦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
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厲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
手礮搗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床

子弩座礮及之而金賊有乘棧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眾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箭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有中傷者皆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褻諭給內庫錢酒銀碗彩絹等以分給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中有備不可以攻乃退

尚書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借尚書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高世則充副使使于斡離不軍前

鄭望之靖康城下奉使錄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望之任尚書駕部員外郎往太僕司選馬兵部尚書路允迪來傳語約同到都堂問子細既到都堂見官吏紛擾望之徑入太宰李邦彥閣子宰執具在亦有從官三五員少宰張邦昌正行步前執望之手曰鄭郎中在此可往時有一內官在側邦昌即令任珪奏云已差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去望之白云不知何事邦昌云適得何灌奏言金人已到城北朝廷且遣使人出來勞軍卻恐有商量望之又云乞見上得使旨乃行邦昌云有甚旨賢且往軍前看他家如何俄有內官一人同珪來傳宣令押

奉使出門借尙書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

副使差高世則

後聞得朝廷差葉三省未到聞望之適到都堂遂被差委

是時愴惶

更不暇往國信所關鞍馬袍帶邦昌顧小吏取公服允迪假金帶鞍轡狨坐上馬到安遠門登城見何灌人馬在城脚下擺布遣語音高大者過濠望金人軍前聲言朝廷遣工部鄭侍郎往軍前奉使可遣人來打話見一紫袍人稱太師一白袍人稱防禦紫袍人係燕人吳孝民白袍人係金人吳孝民云皇子郎君到趙州路上截得今上皇帝即位赦書以手加額既是上皇禪位無可得爭卻與他講和休如今來南朝只似買賣也望之間買

賣之說如何孝民云要割大河爲界更要犒軍金帛望之云如此則非是買賣譬如有人買絹一疋索價三貫文買者酬二貫五六百文又添一二百遂交易如此謂之買賣今既要金帛又要割地而彼無一物與我豈可謂之買賣止是強取孝民更不說話便要入城至都亭驛時約四更多時纔到驛上賜到御筆適知鄭望之已回不知有何語一一先奏來

靖康前錄曰時議遣使以平昔不能求才倉卒間無可任者乃以侯栖筠爲正使召至都堂逡巡間已不知所

在方再訪詢問偶鄭望之來遂執之借戶部侍郎充奉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二十八
使宰執袍帶衣之承命而行又求一人選爲副使樞衡
在列無有識者門下侍郎趙野云近有郝抃來參不知
其中如何但見其人物稍得即命抃爲副自承信郎借
刺史以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十八終



卷之四